

荐阅 书单

《正道沧桑》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近日,由金一南将军创作、多角度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史的作品《正道沧桑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并在全国发行。

本书通过大量史料,细致地刻画了多位人物,展现其精神风貌,还原一个个关键细节和重要历史场景,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力量之源和制胜之道,回答了中国共产党“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以及“是什么,要干什么”这一根本问题。



作者:金一南
版本: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鲜活的故事切入,从史料中提炼规律,立体化、通俗化、细节化再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、奋斗史、创新史、胜利史,向读者展示出一条从百年沉沦到民族复兴的沧桑正道。

《现代中国的形成(1600—1949)》

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?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、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。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,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。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,着眼于地缘政治、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,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,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。全书视野宽广,内容丰富,见解独到,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,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。



作者:李怀印
版本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古典的春水: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》

《古典的春水: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》是一部臧否人物,与古诗词“性命相见”之作。作为著名作家潘向黎最新创作的一部古诗词随笔集,该书谈及近60位古代文人,沉浸式赏鉴100余首古诗词,共分十二章。前六章分别从“多情”、怀古、愁绪、女性美、时间、艳美等六个小小的切口入笔,却写得才情深、气象万千。远至《诗经》,近至《红楼梦》,个中诗词信手拈来,别出机杼,多有惊人之语;后六章则逐一聚焦中晚唐诗人群像、晏殊与晏几道、欧阳修与周邦彦、苏东坡、陆游、辛弃疾,一人一题,流光溢彩,既一往情深说妙处,更健笔纵横论古今。



作者:潘向黎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带领我们在“如花野草”的古诗词大观园里探幽赏奇,说的是体己话,谈的是寻常情。小说家的恢宏想象,女性文人的体贴入微,把陶渊明、杜甫、李商隐、晏殊、晏几道、欧阳修、苏轼、周邦彦、陆游、辛弃疾等时光深处的古人写活,每个人都有血有肉,栩栩如生。(杨道 辑)

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
关于南洋的“潮湿记忆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“如果有多一张船票,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……”喜欢王家卫电影的人,大抵是不会错过这句台词的。这是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中,男主角周慕云在离开香港之前,问女主角苏丽珍的一句话。这句话和这个场景,有一种年华老去令人唏嘘的无力感,一种欲说还休的中国式的含蓄。事实上,这个电影角色的原型人物,是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。王家卫自己坦承了这一点:让世人重新认识、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,是最让我开心的事。

刘以鬯曾于20世纪50年代做客南洋,先后在新加坡、吉隆坡的多家报刊担任编辑。现实中大概没有吴哥窟的树洞,不过刘以鬯在旅居南洋期间一直笔耕不辍,以稿纸取代树洞,注满一格格异乡墨客的真挚情怀。而最近,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刘以鬯小说集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,便把这一腔情怀捧到了读者面前。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是刘以鬯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时期的中篇、短篇及微型小说集结。有书评人称,这本书其实就是刘以鬯在南洋的“潮湿记忆”。全书篇章皆满溢新马繁盛风情,配合刘以鬯一贯创新破格的笔锋。此前,这些作品都散落在不同的书中,许多书目也已绝版,因此,此次完整引进,弥足珍贵。

刘以鬯1918年于上海出生,在公共租界接受教育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,小时候已擅长写作,小学二年级时便获学校安排“跳级”直升五年级。1941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(校舍为今华东政法大学)毕业。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,刘以鬯辗转迁至重庆。这位初出茅庐的毕业生,于大后方担任报刊编辑,更在当时抢先刊登日本舰队总司令阵亡的新闻,成为一时佳话。

有人称他是华语意识流写作的鼻

祖。香港不少作家在精神上受其影响,他的短篇有极强的独创性,结局是欧·亨利式(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)的,总是出人意料。

在南洋的生活,是刘以鬯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,他于报馆工作、患病卧床、邂逅妻子,这些经历,在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中皆可看到相应的影子。开篇的《星加坡故事》,男女主的分离,竟是因为女主收到前夫恐吓信而生怕牵连男主。虽然当代的人很难相信有人收到这种信会不采取任何措施马上妥协,而且这封信是到结尾凭空出现的,有些突兀。但读者也可从另一层面了解作者跳跃的思维,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

这部故事集于海南读者而言,情感上更为亲近。我们的祖先与南洋有着无尽的牵扯,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着无数关于南洋的印记,街头摊上的月历牌,雕花彩绘的南洋风格的建筑……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从南洋一根木头一把沧桑运回来的。

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中的第二个中篇名为“椰风蕉雨”,这念叨起来就是家常的海南。小说里女主人公名叫花蒂玛,名字很南洋化,却是一个中国女孩。十八岁成年时,她恋上了村里一个叫亚扁的年轻人。她对亚扁的爱情很简单,仅仅因为他长得好看,还有他能唱好听的歌。她与(小说中另一男主角)张乃猪结婚后还惦着亚扁,及至与他私奔。而在火车站,她却被亚扁抛弃了,亚扁拿着花蒂玛给他的钱,带了别的女人远走高飞。中间情节兜兜转转,最终花蒂玛与亚扁都被火烧死了。

这部小说里的人性很真实,人物的思想并不十分复杂,似乎都是现在网络里流行的“恋爱脑”,但凡遇上长相好看



《椰风蕉雨·南洋故事集》
作者:刘以鬯
编者:梅子
版本:四川人民出版社

的男人女人,立刻就爱上,没头没脑地扎进去……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中两个中篇小说的布局与我们惯常的阅读有些冲突,情节逻辑似乎并不能够完全自治。但这也许就是它的新奇之处,也是王家卫感兴趣的地方。小说中有些浓重的文艺腔,类似于鸳鸯蝴蝶派,语言明丽清新,不凝滞。尤其短篇和微型小说,这种不凝滞更为凸显,欧·亨利式的结局,戏剧效果浓烈,仿佛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铺垫,都是为了突然出现的结果。这大概就是刘以鬯被誉为华语意识流写作的证据之一,文章情节依靠作家的意念在推动,而非小说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关系形成可靠的自觉的推动力。

这部小说集所处的南洋故事的在场氛围很强,这也使得海南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更深的亲近感。事实上,刘以鬯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带着移民文学的象征色彩,具有新加坡这种故事发生地疏离、流动和怀旧的情感特征。远赴异地,漂泊他乡,身处人们来来去去的新加坡,爱情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幻梦,而生存的压力是触手可及的梦魇,在摆脱孤寂的境地、渴盼的心情的要求下,基本的肉身承载了太多负重,成为谋生的凭借和砝码。

从《椰风蕉雨:南洋故事集》中,可大概感知刘以鬯作品的魅力,即便时隔逾半个世纪,仍能从其辞章中感受其故中创意,其“实验性”历久常新。刘以鬯先生在担任编辑期间,秉持“认稿不认人”,原意是指只衡量文章水平而非作者名气。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和写作者,也许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获得更多。☞

《文心雕草》:

草木芳华在人间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颐

从《诗经》到汪曾祺,从《山海经》到鲁迅兄弟,举凡《楚辞》、《尔雅》、历代文赋诗词笔记杂谈、民间俗语传说故事、《农政全书》、《本草纲目》,到今人如沈书枝的随笔……《文心雕草》讲述“中国人文植物小史”,引述的材料不可谓不多,然而读之不觉芜杂,能够感觉到作者在自然博物上投入的心力,因爱而熟悉,因爱而与草木成了友人,没有刻板严肃的学术腔调,没有轻薄草率的唐突之词,作者与读者也是友人,促膝倾谈,分享他的喜悦。

每个人的气质都藏在他读过的书与走过的路里,对马俊江也如此吧。马俊江是北方人,20世纪70年代的北方孩子,先做了很多年的中学老师,然后才去读了北京大学的博士,现在落脚江南,做大学老师,教中国文学。阅读《文心雕草》,我能感觉他读书视野的广阔,而又不为书斋所困,他更欣喜于在野外、在水边、在田头,与植物们的相遇,也常常会想起幼时摘花斗草吃蔬果还有妈妈做的饭菜的情景。

马俊江写梧桐。从《尚书》落笔,

在书里遇见一棵树:“峴阳孤桐”。我仿佛也傻傻地站在那里,仰望,山头,一棵孤零零的高大的树。透纸而出,如画风景。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书里,有着各种各样的桐树。有些桐树给人造了屋子,有些桐树给人做了凤琴,有些桐树在春天开了花,桐花万里路,铺满了古书的纸页。古人之桐种类繁多,名目杂乱,搞不清楚啊,没关系,只需领略桐树的美。马俊江说《诗经》是少年的春歌集,多阳光,多生长,多幻想,多欢乐,葱茏的树,留在少年的世界里没有变老,几千年后,看书的人看见它遇见它,它还是挺拔、葱茏。他写得那样美,到了结尾,那一句:“梧桐树叶大,用来喂猪,猪也跟着大。”十余字,轻盈利落,忽然给辞藻祛了魅,落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里。

我爱这实实在在的人间气息。《文心雕草》写各种草木,采采卷耳,杨柳依依,青青水中蒲,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缺少花草的歌咏,今人写成的散文随笔更是填满了报刊书籍,可是,好多都美则美矣,缺少了一些仿佛灵魂的东西。



《文心雕草》
作者:马俊江
版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《文心雕草》不一样,我读着读着,总是在感动,读到一半,就忍不住去各处网络平台推崇它的好,我与读友们说我一定会写书评与笔记,而我恐怕我写不出它的好。我果然写不出它的好,它太清澈干净了,而我太笨拙。

马俊江说他喜欢汪曾祺的文章,字里人生一言以蔽之,就是从容。马俊江喜欢鲁迅兄弟写百草园、写植物的散文,说他们没有专业壁垒,喜读杂书,也没有实用文体和纯文艺之分,对天地万物皆有兴致,写来就是好文章。这种喜欢是有审美和心气的相契的,马俊江的文章也是融合了这些特点的,呈现给读者的是人人都能看懂的草木的气象和特征,每一句都像白描,素朴淡泊,没有编造的痕迹,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汉语言的魅力就悄然流动了,那种底蕴丰富的中国味儿,返璞归真的淡之味,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。☞